

文化小考

岁暮寻东西 四方话乾坤

张海洋

年关将至，街市渐繁，红灯笼挑起岁月的喜气，市井间漾着置办年货的热闹。好友相邀上街“买东西”，这句寻常口头禅，忽而在心头漾起涟漪：为何世人皆言购货为“买东西”，却从未闻“买南北”之说？这一念起，便如抽丝剥茧，引得我拾起藏在“东西南北”里的千年典故。原来，这4个简单的方位词，早已越过岁月门槛，融进华夏骨血，藏尽烟火人间的悲欢，写尽天地乾坤的智慧。

为何生活物资统称为“东西”，而非“南北”？这背后藏着古人对天地万物最精妙的五行哲思。东方属木，西方属金，金木有形有质，可提可握、可篮装可囊纳；南方属火，北方属水，水火无形无羁，难拢难收、岂能耗费金银买卖？此解合自然之理，蕴物理之趣。更有盛唐遗风添彩，彼时长安城内，东市权贵云集，奇珍异宝琳琅满目；西市胡商辐辏，日用百货应有尽有。百姓朝暮穿梭于两市之间，口耳相传，便成了“买东西”的说法。这一句市井俗语，装得下五行生克的宇宙观，亦载得起大唐盛世的繁华梦，从长安街头，飘向千年烟火人间。

兵败何以称“败北”，独独以“北”喻耻？这秘密深藏在甲骨文的苍劲笔画中。古之“北”字，形如两人背对而立，本意便是“背离”与“相悖”，初时与方位无涉。遥想冷兵器时代，两军对垒、黄沙漫天，胜者乘胜追击、剑气如虹；败者丢盔弃甲、狼狽奔逃，唯以脊背示敌，落得背离战场的模样。那绝望转身的定格，让“北”与“败”结下千年宿命。《史记》载霸王项羽“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”，这二字之间，藏着楚霸王的盖世神威，亦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兴衰沉浮，

终成世人对失利最深沉的注脚，道尽战场荣辱，写尽人生失意。

宴客为何称“做东”？这称谓背后，是华夏礼仪之邦尊卑有序的深厚底色。古人崇礼，方位从非单纯的空间坐标，更藏着长幼有别、主客相待的处世秩序。《礼记》有云：“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。”宴席之上，主人居东位以示谦敬，恭迎西向落座的宾客；阶前相迎，东阶为尊，西阶为宾，一举一动皆守礼道，一言一行皆传情谊。久而久之，“东”便成了主人的雅称，请客“做东”、屋舍“房东”、商号“东家”，延续的是以礼待人的古训，藏着的是温良恭俭的处世智慧，让人间烟火多了几分庄重与温情。

生老病死，天道自然，古人以“归西”喻离世，藏着对生命轮回的淡然与敬畏。农耕文明里，日升日落是先民最直观的生死参照：东方日升，天光破晓，万物复苏，乃新生之象；西方日落，暮色四合，归于沉寂，乃安息之所。且五行之中，西方属金，对应萧瑟之秋，草木凋零、万物收束，恰如生命烛火燃尽后的安然落幕。故而，“归西”二字，从不直言死别之悲，只道尘归尘、土归土的自然宿命，将残酷的离别化作一抹温柔的诗意，送逝者归于天地，予生者以慰藉。

俗语劝人莫固执，偏说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，这道“南墙”，实则是古人建筑智慧与处世哲思的双重映照。传统民居皆循“坐北朝南”之制，迎紫气、纳暖阳，正门之前必立影壁，这道横亘门前的墙，便是“南墙”。它挡风避煞、藏风聚气，守护着庭院的幽深与家宅的隐私，更藏着“曲径通幽”的生活智慧。莽撞之人若不懂回环绕行之理，直冲而入，必头破血流。于是，“撞南墙”便成了固执己见、不懂变通的隐喻，这既是建筑的物理之墙，更是人心的执念之墙，

告诫世人：处世当知进退、懂变通，方得行稳致远，心有天地。

跳出市井烟火，古籍中的“东西南北”，更勾勒出华夏文明宏大的时空宇宙。《山海经》以四方定天地，分《东山经》《西山经》《南山经》《北山经》，记四方山川、异兽神祇，绘出上古先民对天地的想象边界；《周礼》以四方配四季，定东官春官、南官夏官、西官秋官、北官冬官，将家国礼制熔铸于方位之间，让王朝秩序与天地自然相融。而在诗词长河里，四方更是最美的意象：李白望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，望的是江东的浩渺江天；王维绘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绘的是西北的边塞豪情；杜甫收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收四方之景于一室，藏千年悲欢于笔端。东西南北，早已成了中式美学的底色，融进文人风骨，藏入诗词华章。

从街头一句“买东西”的闲谈，到金戈铁马的“败北”；从宴客相待的“做东”，到生命落幕的“归西”；再到劝人变通的“撞南墙”，这四方方位，串起了华夏千年的烟火日常，也撑起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骨架。它与甲骨同寿，刻下文字的源流；与礼乐共生，藏着礼仪的温厚；与五行相融，载着自然的哲思；与诗词相伴，绘出天地的壮阔。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，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空间符号，而是刻在华夏儿女骨血里的文化密码，是融在岁月长河里的生活智慧，是藏在天地之间的乾坤大道。

岁暮寻踪，方知四方藏乾坤，一字一春秋。那些藏在东西南北里的智慧，如星辰耀世，历经千年而不熄，指引着我们于烟火人间安身，于天地之间立命，于岁月长河中读懂中式生活的底蕴，悟得天人合一的真谛。这四方乾坤的智慧，终将随华夏文明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文化短笛

扎根河东热土 共促文学发展 市作协举办新春茶话会

运城晚报讯(记者 薛丽娟)1月31日,运城市作家协会2026年度新春茶话会召开,全市各县(市、区)作协代表、老中青作家及特邀嘉宾齐聚一堂,总结2025年文学工作成果,共绘2026年运城文学发展新蓝图。

会上,市作协回顾2025年以“服务”“培养”为核心的各方面工作。协会深耕文学阵地,开展采风、公益讲座、文学培训等活动,推进全民阅读与书香校园建设;探索文学传播新路径,借助短视频、直播、跨界合作拓宽推广渠道;圆满完成省作代会、各类征文活动,4部作品入围赵树理文学奖,2人获奖,彰显河东文学实力。作家代表分享创作经历与感悟,表示将深耕本土题材、创新创作模式,精进写作之路。

特邀嘉宾李云峰结合获奖作品《绛州澄泥砚》,分享报告文学创作经验,阐述文学的传承意义与作家的责任,引发共鸣。青年作家张明讲述长篇小说《我的世界》的创作与出版故事,展现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。老作家代表张雅茜、孙云苓、吕廷杰等,勉励青年作家扎根生活、深耕细作,创作出有温度、有筋骨的作品;主席团成员也结合工作分享经验、建言献策。

运城市作协主席王振川作总结讲话,寄语全市作家多与河东这片热土交流对话,从本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。新的一年,市作协将持续组织培训、采风等活动,搭建交流平台,凝聚创作力量,推动运城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我市16位作家加入省散文学会

运城晚报讯 1月30日,山西省散文学会正式公布2025年度新会员名单,我市郭少华、李文龙、王宏斌等16位作家入选,入选人数位居全省前列,彰显了运城基层散文创作的活跃态势与扎实成果。

这16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多次在省级及以上文学报刊发表,以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乡土叙事,展现了河东大地的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。其中,苗宝泉、李文龙等作家此前已凭借突出的文学成就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,此次入选省散文学会,进一步体现了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得到的专业认可。

此次我市16位基层创作骨干的加入,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文学实践的肯定,也为运城乃至山西的散文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蓬勃活力。

新会员们表示,将以此次加入学会为新的起点,继续坚守人民立场,深入生活、扎根现实,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、有温度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散文作品,为繁荣山西文学事业、讲好运城故事贡献基层文学力量。(牛智贤)

河东记札

王勃与《滕王阁序》

武孝生

看过《滕王阁序》的读者一定会被脍炙人口的文词叫绝,它便是“初唐四杰”之首的王勃所作。说起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,还有一段优美的故事。

王勃(650~676),字子安,古绛州龙门(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)人。他自幼聪慧,9岁便指出大学问家颜师古所注《汉书》中的许多谬误,10岁精通诗书。

初唐上元年间,王勃前往南方省亲,路过江西南昌,适逢九月九日重阳佳节,都督阎公大宴宾客于滕王阁,他也应邀参加。席间,阎都督让他的女婿把早作好的一篇《滕王阁序》拿出来念给大家听,并大加赞扬,还故意摆起纸墨笔砚,邀请客人即席撰文助兴。宾客知道阎公的用意,推托谁也不提笔。而年轻的王勃却当仁不让,欣然铺

纸命笔。阎公见王勃狂傲无人,愤然拂袖退席到卧室,叫手下人把王勃写的文章一句一段随时念给他听。当手下人报告他王勃始句写的是“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”时,阎公说:“这不很平常嘛。”接着报来下面几句:“星分翼轸,地接衡庐”……阎公听了,沉默不语。当听到报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,阎公拍案叫绝:“这真是天才!这篇文章应当名垂不朽了。”于是,他连忙回到席上,把王勃拉到身旁,赞不绝口。

《滕王阁序》非同凡响,成为名扬千古的绝唱。因此,王勃和当时的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驰名海内外,被誉为“初唐四杰”。



▲王勃像
引自《古圣贤像传略》

永济市举办“王官谷：自然奇观与历史文化”讲座

运城晚报讯 2月1日,永济市图书馆举办“王官谷:自然奇观与历史文化”讲座。永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李波担任主讲嘉宾。

讲座中,李波围绕“地质探秘”“历史溯源”“文脉传承”“古今变迁”四方面展开分享。在“地质探秘”环节,他结合王官谷特殊地质构造,解析王官瀑布、黄沙溶洞、奇石珠帘的形成奥秘,揭开了王官谷奇特山水景观的地质密码;在“历史溯源”部分,梳理王官城遗址与秦晋王官之战的历史脉络,还原春秋时期金戈铁马的古战场风云;“文脉传承”单元则聚焦司空图隐居事迹,以及明代《王官谷集》、清代王含光《谷口集》的编纂历程,展现历代文人与这片山水的精神共鸣;“古今变迁”板块讲述王官谷三次重修的往事、亭台楼阁与水电站的时代记忆,以及当代文旅开发中“保护与活化”的实践探索。

此次讲座是“舜都讲坛”年度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,旨在通过专家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基因,激发市民对本土历史的认同感与文化自信。(张兴平)